

STARCRRAFT®

星海爭霸® 虛空之遺™



BILZARD
ENTERTAINMENT

BLIZZARD ENTERTAINMENT

末日烈焰

勞勃·布魯克斯

第一部

兩艘聖母艦上的所有人是在劫難逃了。

洛哈娜與她的姊妹們雖在億萬公里之遙，卻和船員一樣對這點心知肚明。眾人情緒在混亂之際強烈而清晰。*慌亂。震驚。*不該發生這種事的。這不可能。*我們命不該絕。*船員的心聲嘶喊如出一轍。洛哈娜尖刻地感受到了。

然而重力依然無情地將眾人拉向死亡。這，她哈哈也感受到了。

這場災難發生得毫無預兆。一顆凱達林水晶——聖母艦關鍵的動力來源——破裂了，切斷其中一艘船艦的推進能量。由於艦身尚未抵達中子星的行星軌道，因此便朝向中子星墜落。第二艘聖母艦已和第一艘完成定錨程序，指揮官希望藉由第二艘聖母艦的推進力，將兩艘船艦同時推離星體。計畫成功了，兩艘聖母艦正逐漸往安全的行星軌道前進。

緊張萬分的情勢，總算一刻刻地挨過去了。*驕傲。欣喜。*船上八千四百六十三位人員莫不沈浸在這些情感中，對第二艘聖母艦英勇的救援行動讚譽不已。

然後不可能的事情發生了。

第二艘聖母艦的水晶竟也黯淡了。*恐懼。不可置信。*兩顆凱達林水晶同時失靈——這怎麼可能！水晶以無懈可擊的精密度打造，自首生者行旅星際數千年來，也僅有一顆曾經故障過！而現在竟然兩顆同時故障？而且還發生在星軌運行衰減之時？

卡拉承載了這些情感以及其他思緒，無一逃過大守護者們的監察。

「這是前所未見的災難，」洛哈娜說道。

她的長姊表示同意。「這是絕無僅有的悲劇，我們有責任了解這場意外的來龍去脈，」歐菈娜說道。

年紀最幼的妹妹搖搖頭。「意外？更有可能是遭人破壞，」香緹拉說道。

「兩艘船？」歐菟娜問道。

「正是如此。從機率來看，發生一次或許是意外，但接連發生兩次，就有可能是蓄意破壞。」

三人靜默不語。她們是大守護者。船員尚未身亡，他們的情感將揭露真相。三姊妹探掘卡拉深處，細究每一道心智波流。船員中找不到一絲灰暗的快意或歡愉。艦上所有人皆奮力求生。如真有蓄意破壞之人，必定有**部分心緒**與其他船員相牴觸。

香緹拉平靜地接受證據。「並不是遭人破壞，」她下了這樣的結論。

兩艘船艦隨勢往中子星墜去。*決絕。沮喪。*不可能是這樣的結局。不會的。一定有解決的辦法。船員慌張地奔忙了數小時。徒勞無功。重力法則不容轉圜。熱交換器過載後，艦內開始升溫。機翼受星體輻射影響，開始發光；護盾不久即會失效，船員將死得苦痛不堪。

一股新的情感爆發開來，貫穿了其他情感。情感由一位相位工匠發源，隨後如野火般席捲整個卡拉。*驚懼。絕望。*問題被發現了；一件細微之處。聖母艦在異常高重力下飛行，機翼間釋放多餘能量時出現瑕疵，導致脈衝波反饋至動力水晶，破壞了水晶的結構。第二艘聖母艦定錨至第一艘聖母艦上後，同樣的瑕疵也破壞了其上的動力水晶。

不是遭人破壞，而是在最壞的時間點，發生了億分之一機率的狀況：聖母艦在尚未定位的中子星周圍進行星軌運行。而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、在如此強大的重力井中，這樣的缺陷才會釀成災禍。

眾人已無絲毫懷疑，即便是最樂觀的船員也一樣：死亡已是**必然**。周圍並無其他神族船艦。帝國的躍傳網絡並未延伸至此邊陲星系。中子星會將他們吞噬殆盡。

*氣憤。暴怒。*船員的情緒潰決了。大多數船員夢想在沙場上光榮殉亡，而不是**這樣死去**，因意外而死得毫無價值。

「我們束手無策了嗎？」洛哈娜問。她以軍務見長，物理學卻不是強項。她想確認大家的意見一致，姊妹們明白她的心意。

香緹拉已計算多時，手指無意識地在空中畫起圖形以協助她思考。她最後把手放下。「他們已越過臨界點，在劫難逃了，」她說。

「毫無機會了，」歐菟娜表示同意。她正在檢視聖母艦指揮官的情緒；他們已放棄希望了。

氣憤僅持續片刻。所有神族人，不論階級，皆受過訓練，能在高壓下掌控自己的情緒。如果沒有自制力，卡拉將可能失控。就算死亡已無可避免，他們也絕不會屏棄操守與傳統。不久，船員的怒火也消散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某種別的心緒。

「我感覺到了。」洛哈娜睜大雙眼。

她與其他姊妹對望。她們也察覺到了。

「最終的情緒，」歐菟娜說道。

三人甚至比船員自己還早認出此種情緒。它的種源從卡拉內部深淵開始脈動，發源之處比大多數神族意識所能觸及到的都來得深；只有少數神族敢深入此意識深淵。雖然卡拉並不危險，但其能量波流卻強大無比。要在卡拉深處專注心緒維持平衡以檢驗每絲情感，絕非易事。只有最強韌的心智才能辦到，大多數的守護者都做不到。

那也是為何三姊妹得以擔任大守護者，她們有察覺旁人無法察覺之事的能耐。

這股情緒從深淵中浮現，剎那便在兩艘聖母艦間擴散開來。

接受。最終之情緒。

如果是宿命造成此種結局，那就如此吧。氣憤是人之常情，但船員已將它置之腦後。最終的情緒如同潮水升起，充盈每個神族人的心中，而卡拉提扶著他們，使其精神融為一體。數以千計的靈魂一同擁抱著終局，他們的殞命心曲在宇宙間迴盪。

現在不只洛哈娜和她的姊妹能聽到了。其他在艾爾的族人也逐漸意識到了。數百萬人加入了船員的行列，與他們的精神共同升騰。不久後，整個艾爾星上，不論階級，全都與聖母艦和船員們合而為一。唱和的榮光之歌傳遞至其他行星。至其他星系。以至於整個帝國。

死期將近的船員們感受到所有首生者的注目，靈魂更加升騰，迷失在狂喜中。

三姊妹竭盡全力，不讓自己被這股強烈的心智波流淹沒。洛哈娜因極力抗拒而顫抖不已。今日之事將傳頌千古。沒有任何事物要比首生者臨終之吶喊更為純淨美麗了。遑論整個帝國共同吟唱...

最近一次是八世紀前卡達拉斯的背水一戰，以及再兩世紀前的法拉奈伏擊之役..

不。等等有的是時間分析。八千四百六十三名神族即將死去。他們的記憶必須受到保存。為了這樣做，大守護者必須體驗他們的死亡。每一位神族的死亡。

「這不是件容易的事，」歐菟娜說道。

洛哈娜閉上眼睛。*歐菟娜總喜歡輕描淡寫*。神族已有好幾世代沒發生過犧牲如此大量性命的悲劇了，在往日，守護者僅成功保存了亡者的部分記憶。但今天，她們將保存每一分記憶。這將是難以負荷的重擔。

一段她所保存的記憶呼喚著她。那是一支在艾爾山區歷經無數次暴風洗禮的古老部落。暴露在高原上的部落子民，必須在可將樹木連根拔起的風勢下學會自保。這是一段值得細細思索的記憶。

「躬身於風前，讓風從上逾越、繞身而過，」洛哈娜引用部落長老告誡子民的話說道。隨著她的話語，*那位長老的話語*也同時在卡拉中傳遞，進入其他大守護者的心智。「別讓風勢將你摧折。」

洛哈娜感到她的姊妹挪動身軀。她們將依循她的建議。

她們圍成一圈，雙腿盤坐，藉由幽能之力的輕柔扶持而浮在空中，離地一步之遙。現在她們雙手互握，對那八千四百六十三名個體敞開心智，並試圖阻斷與旁人的連結。當然，那是不可能的。

歐菟娜緊握著其他兩人的手。「開始了，」她說。

船員開始死去。

最先暴露在中子星輻射之下的相位工匠首先死去。他們並非迅速地死去，他們與苦痛奮戰，騰出心智勉力與卡拉之歌唱和，直至死亡允許他們解脫。這些相位工匠的科技知識、專業、從始至終的每次心跳，都傳承至洛哈娜，歐菟娜、以及香緹拉身上。

永遠地記錄下來了。

其他船員並沒有支撐多久，兩艘船艦上的人很快地共赴冥府。他們記憶之流所挾帶的力量，如怒濤般重重擊打著三人。

洛哈娜感到自己的心智像被風暴吹得四處飄搖。她並不抗拒。汗珠從她背後滴下。只要其中一人失去專注，其他兩人便會協助她聚焦寧神，直到她的思緒再度穩定。種種生命歷程掠過洛哈娜的心智，即便卡拉的榮光之歌與數千條性命死亡的苦痛讓她心靈跌宕不已，她還是緊緊抓住每一絲的記憶。

她在狂風前躬身。她並未被風摧折。她的姊妹也沒有。

此人畢生居於艾爾星上...此人在扎庫爾行星克服致殘的傷勢，從火山爆發中逃過一劫...此人建造出一種新型的聖母艦發射陣列，而她正在著手擴延躍傳網絡...

在爆炸的那一刻，火焰終結了船上所有生命。

而每個靈魂——是的，*所有*靈魂——都被保存了下來。

結束了。心神的鬆懈，如同形體受重擊般來襲。歐菟娜往後一仰，雙腳重重踏擊地面。洛哈娜及香緹拉對她維持緊握，讓歐菟娜不至於癱倒。她很快地恢復了姿態，雙腳再度浮起。

「謝謝妳們，」歐菟娜說道。

卡拉內部歌聲不斷。帝國感受到船員接受的情緒。只有歐菟娜、洛哈娜、以及香緹拉體驗了所有八千四百六十三人的死亡。就算是船員也只需要承受一次的死亡體驗。

三人維持在原地，一同等待痛苦消退。這需要時間。

「他們被活活燒死，」洛哈娜。她在哭泣。三人都是。

歐菟娜手一緊。「我知道。」

「首生者不該這樣死去。」

「沒錯，」香緹拉身體一顫。

「我們保存了他們的記憶。有許多事要向他們學習。」洛哈娜遲疑地說著。這代表她們必須不斷重複體驗他們的死亡過程。但這是她們的職責所在。她絕不會退縮。「造成悲劇的原因既不是惡

意，也不是愚蠢，而是情況使然。姊妹們，我們有新的使命了。我們得替帝國找出防止悲劇重演的辦法。」

「聖母艦的瑕疵會被修正，那並不需要我們來干預，」香緹拉說道。

「不，自然不需要。那不是我們的工作，」洛哈娜。

歐菀娜眨了眨眼。她終於了解洛哈娜的意圖。「一處隱藏的瑕疵能摧毀巨艦。你想找到能解決*所有*瑕疵的辦法。」

「下次如果再次發生無法預料的災難，損失的或許不只是兩艘船艦，」洛哈娜說。「今天我們失去了探索隊，下次就可能失去一整個殖民地，或是一整支戰鬥艦隊。想像情況可能惡化至何種境地，就連艾爾本身都有可能一夕崩毀。」

「那是不可能的，」歐菀娜說道。

「但你能理解我的意圖。」

香緹拉開始懂了，但仍然有點猶疑。「要阻止每一場潛在的災難是不可能的」她謹慎地說道。「所有的發展進程都有可能造成錯誤，有時甚至導致人命犧牲。雖是憾事，但這是必經過程。如果我們因懼怕*可能的*災難而強行抑止創新，可能會導致文明停滯不前。」

「我的意思並不是期望我們能阻止所有死亡的發生。我認為每場死亡都是一次教訓，並不是單指今日，而是所有族人的殞落。我們保存了從衝突紀元迄今每位首生者的記憶，」洛哈娜說。「我們將在那些逝去族人的生命以及自身經歷中尋覓脈絡、找出盲點。我們將以開放的眼光審視未來；我們將找出帝國可能的弱點，並修正之。」

姊妹們的遲疑消失了。新的情感出現了。這些複雜的情感隨著決心迸射而出。三人皆為今日悲劇傷痛、苦惱。她們無法僅是被動承受如此苦楚，它迫使三人採取行動。

「我們會的，」歐菀娜說道。

香緹拉默然靜立。「將『隨機因素』視為敵人，那可是前所未有之事。在神族歷史上絕無僅有。」她的表情變了，沈重，卻帶有喜悅。「如果我們真能克服這點，對後代將是多重要的遺產啊，是不是？」

第二部

這項工程歷經多時打造，乃致於完備。如今，它終於竣工了。

歐菟娜領著路進入艦橋。她興奮得將雙腳落地，實際用雙腿奔跑著。大概打從許多世紀前的那場聖母艦災難發生後，她就沒這麼做過了。「太不可思議了，」她喃喃自語著。她的感受與她的姊妹們殊無二致。她不發一語地揮著高舉過頂的雙臂，似是在說，*看看這輝煌的傑作啊。*

這是前所未有的神族單位。第一艘方舟艦。

「多棒的遺產啊，」香緹拉輕聲說道。

方舟艦這個名字，是在紀念原始神族仍處於漁獵農耕的遠古時代。數千年前，航行於艾爾眾海的首生者知道敬畏海風與波浪。海面瞬息千變，由於小型船隻在暴風時不堪航行，部落便建造大型船艦——也就是方舟艦，作為黑暗風暴來襲時讓所有人登船避難的移動堡壘。

這次方舟艦又將再度成為避風港，洛哈娜心想。這艘新型態的方舟艦，將讓神族永遠無懼於任何黑暗風暴。但不僅是因為充足的船艦武裝，也不是由於它那超越當代的先進科技...

單一艘滿員的方舟艦便足以在不需後援的狀況下發動戰爭，或是疏散一整個殖民地——包括一整個星系的移民基地和前哨站，這些都多虧艦內浩瀚的靜滯艙。就算方舟艦失去動力，在宇宙中漂浮數世紀，艙內船員也能安然無恙。方舟艦艦長近百公里，艦尾寬度亦可達數十公里，但依然行動靈敏，且操控性絕佳。方舟艦不但有每日出產一斥候小隊的日產能，且可作為長期太空戰事的指揮中心，也具備一次將所有平民躍傳至安全地區的運輸能力。每套系統皆有備件。方舟艦在設計之初，其構想便是提供一套解決方案——*畢全功於一役的解決方案*——以應對任何可能的災難與戰事。秘密議會看見其蘊含的先知智慧，便傾首生者帝國之全體意志，務要實現這項偉業。

歐菟娜的喜悅之情不斷高漲，波動貫穿卡拉。她從以前便對建築工程情有獨鍾。「洛哈娜，你是對的，」她說道。「這些艦牆。我原本以為這根本是自找麻煩，但你看！」艦橋這部份的外牆是以形塑過的純淨能量所製，透明無瑕，讓方舟艦的指揮官綜觀戰場動態。在艦橋周圍，三人可見到艾爾星城市的燈光在地平線上延展開來，群星在三人頭頂上閃爍無定。「多麼美的景色。」

如果領袖能完整取得戰場的第一手情報，可以逆轉歷史上多少失敗的戰役呢？*幾乎全部吧。一位睿智的指揮官，會以雙眼確認下屬所確信的資訊。*卡拉僅傳遞情感，而一名經驗尚淺的戰士，可能會誤判戰場情勢。「功勞是你小妹的，可不是我的，」洛哈娜說道。「沒有她，相位工匠不可能完成這項工程。」

洛哈娜感到香緹拉沒有聲張出來的情緒。*驕傲。滿足。*成就方舟艦的科技，的確要歸功於她。香緹拉沒有卡萊工人的優越工程專業，但卻有著數個世代大師們的記憶指引著她，而她在物理學上的極峰造詣，也不斷與這些大師的想法互相辯證。要成就這般工程傑作，只有透過香緹拉才得以完成，是她使他們的榮耀得以顯露。

一位秘密議會的成員接近三姊妹。那是一位名叫瑪頓尼斯的仲裁者。「三位是否願加入我們一同進行啟航典禮？」他問道。

「當然，」洛哈娜說道。這是歷史性的一刻。大守護者有義務見證。

瑪頓尼斯帶領他們從艦橋深入方舟艦中心區域，他帶頭在前，三人跟隨。穿過綿延數公里的眾多廊道後，四人抵達方舟核心。此處僅有數座控制面板，一座龐大的巨型球體聳立在四人上方。即便在這方舟的中心處，依然能夠看見艾爾閃耀的星空。但這片星空卻不是眾人矚目的焦點；對大守護者來說不是；對瑪頓尼斯來說不是；對秘密議會的其他成員來說不是；對全體相位工匠大師來說不是，對站在眾人中央的那位戰士來說也不是。

眾星是如此飄渺、遙遠。

而一顆新星卻即將誕生於眼前。

瑪頓尼斯向那位戰士作了個手勢。「亞頓，是否能請你為我們進行啟航儀式？」他問道。

亞頓將一拳貼往胸口。「仲裁者，謝謝你。」他走向相位工匠，其中一名工匠遞給他一塊形狀不整的太陽素。洛哈娜眯起雙眼。他們就這樣將那不穩定的物質交給他把弄，太輕率了；她能回想起十幾次類似狀況，全都以災難收場。

至少有十八艘太空船是因太陽素發生閃焰效應而失事...八世紀前，一整座村莊被燒成灰燼...

香緹拉把手放上她的肩膀。洛哈娜聳了聳肩，卸開她的手，同時也拒絕了香緹拉經由卡拉的安撫之意「這太不明智了，」洛哈娜輕聲跟她說。

「太陽素只有在大力碰撞時才會變得不穩定，」香緹拉回答。「而且也不是次次如此。發生機率約為五分之一。」

「這話一點也不能讓我安心。」

「這樣想吧，」歐菟娜說道，眼裡有幾分幽默之意。「要是真發生爆炸，我們將死得迅速又毫無痛苦。這樣優雅地結束生命也不錯。」

洛哈娜沒有回答，但她的心情已經好了不少。

亞頓值得這項榮耀，這點毋庸置疑。他在軍事戰略運用上展現了過人的聰敏，目前在世的指揮官鮮少能出其右。但洛哈娜的感受卻與她的姊妹們有所不同。

姊妹們對亞頓滿是敬佩，但洛哈娜卻存有疑慮。指揮官不是沒有可能聰明反被聰明誤。用兵大膽的指揮官常在好運耗盡後喪命，她很清楚這點。例如，曾有一位極有膽識的指揮官就想藉著自己船艦的提扶之力，讓另一艘即將墜毀的聖母艦脫離中子星重力的影響。極為出色的應變策略，但卻因一個隱藏的瑕疵而失敗。

那段記憶仍然讓她坐立難安。多奇怪啊。解決方案就在眼前。她的不祥預感應該要煙消雲散。她揮開這樣的情緒，沒理由讓不愉快的疑慮壞了眾人的心情。

亞頓將太陽素放上巨球底座，然後便退下了。

太陽素開始發光。隨後上方的巨球體也跟著發散光芒。隨著一陣爆裂的巨響，太陽爐開始運轉。轟隆聲漸漸化為細微的蜂鳴，炫目強光與熱能也為爐壁所容納。方舟艦開始震動，並開始移動。方舟艦升空了，它在駛離大氣層時是如此平穩，簡直叫人難以置信。儘管艦身龐大，方舟艦依然在數分鐘內就達成穩定的星軌運行。

這便是太陽爐強大能量的展現。一顆人造恆星。只要能駕馭它的力量，便能維持方舟艦上的各項運作，並確保未來將居住其內的數千名士兵與船員之補給，長達億萬年之久。

這艘方舟艦確實是科技奇蹟。瑪頓尼斯親自賜福，為它取名為*亞頓之矛*。

啟動典禮完成後，亞頓躍傳回到自己的艦隊。秘密議會則留下，與大守護者們談話。「我們無法達成共識，盼大守護者指點迷津，」瑪頓尼斯說。他們皆已回到艦橋。方舟艦既已達成星軌運行，艾爾便像是在他們上空緩慢旋轉。「這艘方舟艦應該各方面都達到您的要求了，是不是？一座可應對任何突發災難的堡壘。」

歐菟娜自信地代表她的姊妹們發言。「的確如此，仲裁者。」

「我們已著手進行另外兩艘方舟艦的建造工程。後續您們有何計畫？」瑪頓尼斯問道。「我們還需要多少艘方舟艦呢？」

洛哈娜眨了一下眼睛。*驚訝*。*困惑*。「我不懂你的意思。」

瑪頓尼斯做了解釋。建造每艘方舟艦，都須耗費驚人的資源——為籌措這些資源，如新星系移民等其他計畫不得被迫延宕。「單以*亞頓之矛*一艦之力，便足以獨立進行一場完整的戰爭，即便對手是與我族能力相近之敵人。」他將雙手一攤。「無人能與我們匹敵。放眼宇宙，沒有足以挑戰首生者帝國之人。」

「今日不會有。明年不會有。下世紀也不會有。」洛哈娜開始喚起過去幾個世代的記憶。她特地選擇幾段記憶，經由卡拉傳遞至瑪頓尼斯，好讓他完整了解自己的想法。「但一個帝國最忌憚的，向來是突如其來的攻擊。如你所言，*亞頓之矛*確是我們對抗災禍之利器。但它並無法防禦全境。擴增方舟艦數量，將使防線更獲保障。三艘算是理想數目，但自然是越多越妥當。」

她驚訝地感到其他二人的意見竟與她相左。她轉向她的姊妹。「你們有不同的看法？」

香緹拉偏著頭。「洛哈娜，你顧慮的是數千年後的戰事，他們所顧慮的是一個潛在危機：資源枯竭。如果我們花費過多資源在此——」

「帝國的資源充沛。」

「今日足夠。明年足夠。下世紀也足夠。」香緹拉輕柔的聲音使她的辯駁之言顯得不會過於尖刻。「但如果真有資源匱乏之日，就算擁有一整支方舟艦隊也將無法拯救我們。我們需要擴張殖民地以補給資源。武力有其侷限，我們的躍傳網絡也是。拓展殖民地也代表著後撤區域擴增，以備不時之需。」

歐菟娜將一隻手舉起。「兩者須有平衡。秘密議會之間，我們無法輕易解答。我們三人得先告退，再行辯論。這將需要時間，」她告知瑪頓尼斯。

仲裁者作個手勢表示同意。「帝國的國力足以供給另外兩艘方舟艦之建造工程。我們想徵詢您們的裁示，以便知曉是否需要建造更多的方舟艦。無論需要多少時間，我們都將靜待您們的解答。」

「到時我們將有思慮完備的答案，」歐菟娜說道。

「是的，」洛哈娜同意道。那細微的疑慮、那股不祥之感，依然揮之不去。或許思考這個問題正能解除她的疑惑。

第三部

歲月如梭。大守護者們在她們的記憶中不斷搜尋。方舟艦的擴建，是個幽微難解的問題。沒有一段歷史記憶能夠回答這個疑問。三人反覆重溫戰爭、災難、以及各種重大發現，尋找任何有助於為他們的道路帶來一縷明光的時刻。

起初，洛哈娜確信首生者應全力投入方舟艦的量產。如此一來，即便其中一艘方舟艦出事，神族依然能高枕無憂。現在她則沒那麼確定了。她找到太多躁進領袖的記憶，他們對資源之使用毫無節制，並為這個錯誤付出了慘痛代價。

而且還有實務面的考量：亞頓之矛啟航已超過一世紀，但還未曾為作戰之用。一次也沒有。到目前為止，方舟艦皆用於護送殖民者前往新開拓的星球。而方舟艦在此方面表現確實優異。如果神族帝國已無敵手，真的有擴增軍備的需要嗎？或許三艘方舟艦就已經足夠。也或許不。

她依然沒有答案。

三人並沒有在這個問題上消磨全副心力。她們是大守護者。她們必須訓練後輩。保存記憶。

以及提供建言。

歐菟娜毫不掩飾自己的驚愕。「你的計畫太不明智，你會害下屬送命，」她直接了當地說。

殖民地領袖雙手狂舞地反駁。「我們沒人怕死，而且我們都相信這計畫會成功，」他說。堅決。固執。當一個人肯拿性命冒險時，這樣的情緒組合十分危險。「那座星球的氣溫沒那麼低，測量結果高達一點三度！」

他的意思是，高於絕對零度一點三度。就算是虛無一物的太空也沒有這麼寒冷。

「你的裝備會失靈，你們將凍死，」歐菟娜說道。「就算沒有凍死，你們的生命也注定將提早結束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她喚起了一段記憶，並將之導引至卡拉，好讓殖民地領袖也能體驗。

...這位偉大的探險家，是攀登艾爾最高峰、以及為艾爾眾海繪製航海圖的第一人。他懷抱著對探索未知永不歇止的渴望。但他總是獨自旅行。這是他的堅持。他明白他有天一定會遇上無法克服的挑戰，因此他不希望牽連其他人隨他一同喪命。而的確，他的生命在米德林群峰的洞穴中走到終點。一陣地震使數噸巨岩崩塌，將他活埋其中，他的生命之火就在一瞬間熄滅...

「你的欲望不會有停息的一天，」歐菟娜說道。「它將不斷驅使你挑戰更大的風險。這並沒有錯。首生者推崇冒險精神。你測試自己的極限，並對整個帝國展示神族的潛能。但你尚未明瞭，這是一條你必須獨自行走的道路。」她再將幾段關於其他幾位探險家探索未知並在途中身亡的記憶注

入卡拉。「你若執意探索這顆行星，那就去吧。但讓你的追隨者在安全的星軌上旁觀你的事蹟，別讓他們和你一同犯險。若你要求他們同行，驕傲與敬佩將驅使他們跟隨。千萬別這麼做。」

殖民地領袖動搖了，但並未被說服。「大守護者，並非所有人皆嚮往戰死沙場。如果我將於未知疆土走向生命的終點，那是死得其所。我的跟隨者與我想法相同。」

歐菟娜話鋒仍盛。「真是如此？我感到他們的意念。他們讚賞你的信念，卻不一定與你有相同想法。他們跟隨你，因為他們尋求榮耀，但他們並沒有真正了解自己將承擔的風險。」

殖民地領袖向她道謝。「我將仔細考慮您的建言。」歐菟娜清楚他意向甚堅，也知道他沒有義務遵從她。他大可將她的建言棄之不顧。

一年後，她感受到那十八人出發遠征了。他們在那座蠻荒的極凍星球上登陸。十二天之後，他們的裝備失靈了。

懷著極大的悲痛，她同樣將他們的記憶保存了下來。另外一段警世寓言。

「世上總是不缺跟隨愚人的群眾，」歐菟娜向她的姊妹歸結道。「也總是不缺準備領導群眾的愚人。」

她對此莫名地困擾不已。

聖堂武士的訓練大師來到三人跟前，屈膝行禮。他渾身顫抖。心智與情緒極其渾亂。「我害怕改變，」他說，「那或許會讓我們面臨厄運。」

神族戰士訓練之嚴苛，自古便被萬千世代的神族人所稱道。聖堂武士從幼時便接受戰力測驗，精神力高強之人將接受高階聖堂武士之指導，鑽研如何運用幽能戰鬥。如果肉體強健，則將學習刃擊之術與戰場戰技。

如今則有聲音認為兩種訓練流派應合而為一。如此一來，可讓狂戰士以更為俐落無形的方式運用幽能，而聖堂武士則能熟悉徒手搏擊之戰法；將來或許更可消融兩種流派不同之處，將戰鬥訓練方式約化為一。

大師極力反對。但在與各路武學家及少年高手辯論數十年後，他的意志軟化了。「不同的戰爭將需要不同的戰法，」他痛苦地說。「或許我錯了。我有抗拒改變的權利，但如果我抗拒的竟是正確的道路，我們的戰士將因我滯步不前，缺乏未來需要的作戰能力。」

姊妹三人專心聽取他的論述，並迅速獲得相同的結論。「偉大的導師啊，」洛哈娜說道，「千萬不能屈服。」

他抬起雙眼。

洛哈娜將十多段記憶向大師顯露。皆是戰場之記憶。狂戰士在戰場上所向披靡。高階聖堂武士瞬間扭轉戰局。「觀察他們的身形，他們的思路，」洛哈娜說道。「觀察他們的專注。他們能在極其

艱困的情勢下反敗為勝，就是因為他們能將自己的天分發揮到極致。他們的訓練並沒有浪費在取得不適合的技術上，而是依照他們的天賦和能力，引導出最優越的戰技與正義怒火。是像你這樣的導師造就了他們在戰場上的表現。戰法的確會隨著戰爭進化。但只有受過高度訓練的戰士能夠適應自如。了解自己潛能之人，才有辦法發揮潛能。」

「而更重要的是，」歐菟娜補充，「首生者依循傳統，如同房屋建於基石之上。不顧傳統，神族文明將崩壞無疑。」

洛哈娜點點頭。她想起一句古代哲人的雋語，並將記憶與在場之人共享。「一樹之頹圯，非因強風所致，乃由根基之無形蠹腐而起，」她複誦道。

「原來如此。我了解了。」大師的憂慮之情盡去，而有如釋重負之感。「感謝您們的指引，大守護者。」

洛哈娜感到他返回崗位上。雖然不斷受到新式哲理挑戰，但他依然堅定不移。他遵循傳統，從不退讓。

「所有首生者皆能學習他的典範，」她告訴她的姊妹。但這件事令她感到困擾，不可能總有像他這樣的人來捍衛神族的傳統根基。

而神族有天可能將付出慘痛代價。

香緹拉與十多位相位工匠集會已有一個多月了。他們坐在她面前，沈浸在她所保存的、浩瀚的過往大師記憶中。此時並無重大的危機須要化解。工匠僅是單純好學，而香緹拉則知無不言。

洛哈娜及歐菟娜不去打擾她。但當相位工匠們離開後，香緹拉卻顯得困惑。「相位工匠可能無意間發現了關於方舟艦議題的答案。」她說。

這立即吸引了她姊妹們的注意。

她們不再理會那些請願的人。「說吧，小妹。我們正洗耳恭聽呢，」洛哈娜說道。

香緹拉匯集自己的思緒。她顯然有點受挫。「答案就在我的腦海裡。我確定。為何我不能將它梳理出來呢？」她絕望地往上望。「答案會在我腦中。但現在答案卻消失了。我不明白何以如此。」

「從頭回想起吧，」歐菟娜說道。「我們會協助你找到答案。」

相位工匠對卡萊階級中傳奇發明家的記憶十分感興趣。某些科技上的突破，若非有超凡心智敢於質疑舊有思維，將永遠不會發生。最近便有一則事例可尋：一位仍在世之相位工匠研發了一種為聖母艦設計的快速傳送系統。這項獨特技術意味著聖母艦可進行「群體召喚」程序，讓聖母艦本體及附近友軍瞬間脫離險境，前往安全地帶。單有這項技術，神族便可不再重蹈那場在一千一百年前奪走兩艘聖母艦之覆轍。

香緹拉停止解釋。一片沉默。她的挫折感再度升起。「答案就在這裡。在這當中有某種東西，洶湧於卡拉之中，而*我找不到*。答案為何故意閃躲我？」

這當然是不可能的。「兩艘聖母艦被毀時一片混亂。想迅速檢視數量這麼龐大的記憶，難度自然不小，」歐菈娜提出解釋。

「不是這樣的。」香緹拉苦笑。「簡直就像是卡拉內住著某種生物，不想讓我知道答案。」

三人都知道卡拉裡並沒有這種生物，但那無關緊要。「真相的位置在哪，香緹拉？在聖母艦船員的記憶裡，還是更為遙遠的過去？」洛哈娜問道。

「更為遙遠的過去，不是近代的記憶。」她的眼睛忽然睜大。「卡斯。我想起來了。偉大的卡斯。」

那是神族耳熟能詳的名字。卡斯。經由卡拉，他讓互相征戰的部落首次得以團結。沒有他，整個神族都將因內戰自我毀滅。「為何相位工匠要尋求卡斯的記憶呢？」歐菈娜問道。

「他是具有超凡心智的第一人，其典範經得起時間考驗，」香緹拉說道。「他的眼界超越其他人無法想像的境界，他洞察出答案，統合了我們所有人的情感。如此遠見，才得以促成神族的重大發現以及太空科技的進程。」她的挫折感逐漸消散。「這就是答案。我們一直在討論該如何用方舟艦預防悲劇發生。但方舟艦的用途不該在這。卡斯不會以這個角度來思考。卡斯並沒有預防內戰發生，他是讓神族血脈得以從自身的殘暴中存續下來。」

歐菈娜的情感變得冷漠。「世上總是不缺跟隨愚人的群眾，」她喃喃道。

洛哈娜驟然回應。「希望你不是在說卡斯愚蠢。」

「當然不是，」她銳利地指出。「他是唯一不愚蠢的人。姊妹們，這些年來，有個想法一直在我心頭縈繞不去。一個單純的概念：我們首生者並非不會做出錯誤的決定。」歐菈娜揮了揮手阻止妹妹們立刻回應，她知道她們想要說什麼。這算不上什麼深刻的體悟——如果神族不可能犯錯，就不需要大守護者了。「你提到卡斯時，我腦中所能想到的，全都是他當時被迫要面對的難題。」她閉上眼睛。「一場戰爭，由自恃聰慧的愚人所起。他們自認師出有名，卻帶領人民彼此殘殺。要看透真相，就必須跳脫出來思考。而卡拉讓神族團結一心，就算愚蠢的領袖也無法讓我們動搖。香緹拉，你說對了。一直以來，我們探索方舟艦議題的方向都是錯的。」

香緹拉往後一縮。她顯然認為這個結論來得太過突然。「在此時代，內戰發生機率是微乎其微。但我不敢想像，萬一方舟艦涉入內戰，將會是何種慘況。」

那確實是十分可怕的想法。「歐菈娜，你不是這個意思吧？」洛哈娜問道。

歐菈娜的情緒裡滿是疑慮，但並非由於不確定自己的看法，而是因為不確定她是否真了解她的人民。「我無法想像首生者會再度分裂。但這麼多世紀以來，我們的確見過不少堪憂的狀況，是不是？我們一直認為方舟艦能保全我們不因細微瑕疵而覆滅。」

「那場聖母艦災難，」香緹拉說道。

「是的，那是我們過去所擔憂的。細微的瑕疵竟能摧毀巨艦。但衝突紀元並非是由一個細微瑕疵而產生，而是起源於無數次小規模的衝突，最後連薩爾納加都不得不棄我們而去。」

洛哈娜明白了歐菟娜的思路，她開始惶恐。一樹之頹圯，非因強風所致，乃由根部之無形蠹腐而起。她想反駁歐菟娜的話中之意。她必須如此。「歐菟娜，神族早已從衝突紀元超脫。卡拉，以及我們的傳統，絕不會讓我們再次掉落驕矜的深淵。不可能的。」

香緹拉突然散發出恐懼的情緒。「不，洛哈娜，不僅有可能，而且還是必然的。」

「你說什麼？」

「我們總有失足的一天。這必定會發生。這是數理上不可違背的定律。」香緹拉說。「我們夢想神族帝國能屹立不朽。但我們明白——我們確實明白——我們不可能排除所有隱藏的瑕疵。我們一直在思考該如何應對個別災難所造成的結果，卻忘記首生者在面臨滅絕危機時該如何自處。或許神族會滅在自己手上，也或許是滅在敵人之手。但滅絕之日必將到來。」

室中一陣長久的沉默。三人皆可感受到彼此的恐懼與疑慮。

歐菟娜首先打破沉默。「方舟艦依然是解決辦法。」

「我沒這麼肯定，」香緹拉說道。

「只要能夠留存一艘方舟艦」歐菟娜說，「我們的文明便能挺過任何災難，即便首生者星球無一倖免。方舟艦能躲藏於眾星之中，直到再度找到安身立命的新家園。我們從未想過要將方舟艦用於如此嚴峻的情況，但它的性能足以應付這種狀況。」

「或許吧，」香緹拉依然存有疑慮。

洛哈娜聽著兩人對話，同時抗拒著從內心深處升起的情緒。決絕。沮喪。將滅絕視為必然實在令人憤慨。一定有別的辦法，她心想，我們不應該滅絕。

她心中一動，猛然醒悟，聖母艦上的船員不也是這樣想嗎。

一陣新的情緒，絕望，突然湧上她的心頭，讓其他兩人陷入沉默。「洛哈娜？」歐菟娜輕聲問道。「發生什麼事了？」

「請給我點時間，」洛哈娜說道。「讓我靜一下。」

她們依言等待。洛哈娜不再抗拒自己的情緒。她放任這些情感在她心中肆意衝突。她的姊妹們陪著她，也在卡拉中與她同在。她們的撫慰就如定海之錨。她會撐過去的。

她多希望能不必解釋。她想到了一個極為可怕的解決方案，若將它付諸言語，彷彿自己就必須承擔其造成的後果。氣憤。否認。一定還有別的辦法。

確實沒有別的辦法。

洛哈娜終於開口。「方舟艦建造得太早了。」

她的姊妹們看著她，等待她進一步說明。她們能感受到她的痛苦。她必須說出來，這令她感到相當煎熬。

洛哈娜繼續說道。「歐菟娜，你是對的。只要一艘方舟艦就足以讓神族避過末日浩劫。但不論我們建造幾艘，都不會有方舟艦留存下來，」她說。「當末日來臨時，我們第一個反應為何？我們會派出每一艘方舟艦，正面迎戰。」洛哈娜將眾多生命縮影經由卡拉傳送至她的姊妹心中。戰士豪氣萬千，視死亡如無物。即便眼前就是絕境，他們依然前仆後繼，對勝利堅信不移。驕傲是神族偉大的資產，卻也是駭人的詛咒。「首生者不臨陣脫逃。絕不。方舟艦會被揮霍殆盡，因為指揮官絕不會言敗，直到一切已無可挽救。」*直到重力牢牢鉗住他們，直到臨界點已被跨越。*「而當方舟艦全數化為灰燼，神族生存的希望也將隨之破滅。我們的文化、我們的帝國、我們的子民——都將終結於烈焰。」

香緹拉和歐菟娜審慎考量她所說的。洛哈娜感覺到她們正在搜尋自己所保存的記憶，搜尋任何能反駁她的證據。她希望她們能找到。

但她們沒有。若毫無勝利的希望，神族便會將死亡視為榮耀。首生者戰士的信念堅定而絕對。萬一出現無法擊敗的敵人，即便撤退至方舟艦上是唯一選項，戰士們也完全不會納入考慮。

「洛哈娜，我能感受到你的煎熬，」歐菟娜說道。「你想到了解決方案，但這個方案讓你掙扎不已。」

「我希望還有別的辦法，」洛哈娜絕望地說道。「神族先祖在上，我真希望你們能找到一條讓我們不致離別的路。」

震驚之情竄過卡拉，洛哈娜覺得自己的肉體彷彿受到重重的一擊。「我們三人怎麼可能離別呢？」歐菟娜問道。

洛哈娜對她們說了。

三人花了數天時間辯論、權衡，檢視她的理論是否有疏誤之處。辯論結束後，所有的情緒都退散，只留下一種。最終的情緒。

接受。

第四部

秘密議會早已迫不及待。在這麼久之後，關於方舟艦是否擴增終於有了答案，這真是天降之喜。但大守護者進入室內時，臉色哀戚而凝重。這股情緒迅速感染了眾人。

三人隨後向議會講解她們的理論，並以栩栩如生的過往記憶支持她們的論點。

「這是單純的數學與或然率，」香緹拉歸結。「總有一天，神族將會滅絕，無論用任何方法都無法阻止，就算擁有方舟艦也一樣。」

秘密議會成員面面相覷。震驚。麻木。初步的情緒——否認、固執——在無數保存記憶的論證下消失無蹤。最後，瑪頓尼斯做出回應。「有些人可能會稱你們為末世論者」他說。

「現階段來說，我們的確抱持這樣的論點，是的，」歐菈娜語氣平淡。

洛哈娜突然湧起一股好笑的情緒，但隨即克制。這股情緒和會議的調性極不相稱。

「但我們的方舟艦所向無敵。怎麼可能失敗呢？」瑪頓尼斯問道。

「它們將被揮霍殆盡，」洛哈娜說道。「方舟艦將被用於因應非末日的各種災難。就算失去千艘探索用的聖母艦，神族血脈依然能存續；就算失去千處殖民地，神族依然能保有生存的希望。但就如同你在許久之前所指出的：建造方舟艦所耗甚鉅。我們擁有三艘？很好，我們應當妥善保存它們。但過多則無益。」

這段話中有個詞引起秘密議會成員的注意：保存。沒人會忽略它的意義，特別是在三位大守護者的座前。

「您們心中已有打算，」瑪頓尼斯說道。

「是的。」

「保存方舟艦，直到神族最需其用之時？」

「沒錯，」洛哈娜說道。「建造亞頓之矛的目的，並非護衛殖民者，而是讓它在神族失去一切希望時擔當其任，接續神族殘存的文化，對抗意欲毀滅神族之大敵。」

「該怎麼做呢？」瑪頓尼斯問道。

「方舟艦必須保存於安全，且可為後代取得之處。非到必要關頭，不得啟用，」洛哈娜說道。「最單純的解答或許就是最好的解答。方舟艦應該妥善埋藏，同時應該設置將它們射入太空的機制。」

長老們聽到了。現在他們需要進行討論。接下來數十年之中，長老們反覆進行討論，而三姊妹每次會議也從不缺席。共識並非一蹴可幾。

最後，秘密議會獲得了與大守護者相同的結論。長老們已開始擬定計畫。「在神族危急存亡之際，需有軍力應戰。我們可在方舟艦上以靜滯方式佈署數千名士兵與船員，」一位高階聖堂指揮官建議。眾人皆表贊同。

「我們三人也得上船，」洛哈娜說道。

洛哈娜說出來了。洛哈娜所言讓秘密議會鴉雀無聲。震驚之情撼動著卡拉。

臨界點已被跨越。退無可退了，她想著。

「三艘方舟艦，」歐菈娜解釋。「我們也有三個人。」

「當末日來臨，神族後裔會需要我們的建言與指引，」香緹拉說道。

「此外，」洛哈娜補充，「我們必須保存我們的歷史與遺產。」

一名仲裁者長老站了起來，目光銳利。「如果真有末日，情勢想必會是...難以言喻之混亂。方舟艦未必全都能完好如初。您們三人未必全都能再度甦醒。」她說。

歐菈娜搖頭。「是的，我們未必能甦醒。」

「但您們仍堅持這樣做？」

「沒錯，」洛哈娜說道。「我們的職責是守護神族文明。我們已做好準備。你們呢？」

三艘方舟艦皆深埋於艾爾地底。挖掘數十公里深的坑道是前所未有之事，工程非同小可，但最後終究是完成了。

橫跨整個艾爾，在三座不同城市的地底皆埋藏了巨大發射架。在災難襲來之時，方舟艦可立即飛離艾爾。

靜滯的前置準備花了數年之久。大守護者將自己的記憶交付給其他守護者，以防萬一三人皆無法甦醒，神族記憶資產也不致喪失。在這段期間，三人幾乎形影不離。

而現在離別的時刻終於來臨。方舟艦動力關閉，太陽爐停止運作，僅剩些微動力線路，維持靜滯維生艙各廳運轉。

香緹拉進入亞塔利斯之傲時並沒有回頭望。*平靜。堅定。接受。*「我們甦醒時，世界將完全不同吧，」她說道。一個小時後，她便進入靜滯狀態，脫離了卡拉。

感覺不到香緹拉，讓洛哈娜心痛如絞，彷彿香緹拉已經死去。歐菈娜也有相同的感受。「我們甚至沒能有榮幸將她的記憶保存下來，」她感傷地說。

一天後，歐菈娜抵達涅辛之億。她讓雙腳落地，徒步進入靜滯艙。「再會了，妹妹，」她說。

「再會。」洛哈娜靜止不動，她強忍情緒，直到歐菟娜進入靜滯狀態。

然後，她雙膝跪地，向卡拉發出無聲的嘶喊。

她的痛苦劃破了艾爾的寧靜。撼動了整個帝國。人民的撫慰之意如巨浪般朝她湧來，儘管他們並不明白她哭泣的原因。這無法安慰她半分。

守護者研究過去，對未來則只能進行揣測。那為何洛哈娜如此確定她將會甦醒，而她的姊妹卻不會呢？

她懇求先祖，希望他們聽到她的心願。*讓我死。放過她們。這是我的主意。*她大可立刻衝進靜滯艙，在沉眠中找到安寧。不。她抗拒這個念頭。洛哈娜絕不躲避這種痛楚。她會欣然接受。每道心口的傷疤，都是對這兩人的見證、對姊妹間深厚情誼的見證。

當她再次甦醒，那將是面臨末日之時。她必須有所準備。她的心智會堅毅不屈；她的目標將清楚明確。

痛苦退去後，留下的只有最終的情緒。*接受。*

她獨自前往*亞頓之矛*。四周靜謐無聲。當她再次甦醒——如果她真的甦醒——一切都將人事全非。洛哈娜在方舟艦內信步而行。經過軍議室時，她在此短暫停留。*就是在這裡*，她知道。那將會是她與指揮官商議，如何拯救神族子民不致滅亡的地方。

洛哈娜離開軍議室，進入靜滯艙區域。在黑暗中，她依稀能看到成千上萬已有人進駐的靜滯艙輪廓。神族子民並不缺志願者參與這趟長眠。成為首生者最後孤軍的一分子？擔任對抗末日的最後一道防線？這對許多狂戰士而言是夢寐以求的機會。就連那位奮力守護訓練傳統的聖堂武士大師也自願加入行列，好教導神族末裔如何備戰。

洛哈娜進入自己的靜滯艙。她四周的艙門關了起來。一陣輕柔而冰涼的霧氣充溢艙內，洛哈娜的思緒開始飄遠。她好奇於她再次甦醒之日，神族的統帥會是誰呢。不知道那些後代子民是否能夠承擔這個挑戰。

如果他們不能...

我將協助他們。

再會了，姊妹們。